

先秦时期汉语“以”字工具短语语序的动词选择倾向¹

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/ 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

邵琛欣

摘 要：先秦时期的“以”字工具短语呈现出“以 NP+VP”和“VP+ 以 NP”两种结构形式，二者对动词有较明显的语义选择倾向。只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中的动词倾向选择带有动作过程特征的动词，只出现在“以 NP+VP”中的动词则倾向选择动作动词，而类似“以羊易之”和“易之以羊”这样可以同时进入两种结构的动词在本文所考察的文献中仅有 49 个，且选择倾向不显著。由此说明不是所有的动词都可以自由进入两种结构，也不是所有动词只要符合语用原则就能进行语序调节，动词的语义类别是制约“以”字工具短语语序选择的影响因素之一。

关键词：先秦汉语；以；工具短语；语序；动词

一、引言

“以”字工具短语在先秦时期的语序有前置和后置两种表现形式，即“以 NP+VP”和“VP+ 以 NP”，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在汉语史中的演变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。

鲁国尧（1994）较早注意到了《孟子》中“以羊易之”与“易之以羊”两种结构类型的共时差异，并进行了对比研究。该研究不仅从“调节论”的角度指出了“以 NP”后置于动词的两种情况和不能后置的一个条件，同时还提出了后置形式的衰落是句式竞争的结果，即“以 NP”状语淘汰了“以 NP”补语。后续有学者从“焦点”（薛凤生 1995，Sun 1996，刘子瑜 1999）、“句法临摹”（石毓智、李讷 2001）、“介词中介”（刘丹青 2003）、“语义特征”（帅志嵩 2009）、“优势语序”（潘秋平、江凌 2013）、“话题链”（孙洪

1 本文受到中国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“类型学视野下汉语工具句法实现的历时演变及相关问题研究：（18FYY005）、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“基于语义知识库建设的上古汉语词汇语法研究”（18JJD740002）以及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。感谢大西克也先生为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伟 2020) 等角度讨论了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, 并且普遍认为后置语序的消失是由于“介词兴替”(王力 1980) 和“谓语复杂化”(何乐士 1989) 导致的“位置移动”(张赅 2002)。以上诸多研究皆先验地认为“以 NP+VP”是先秦汉语表达工具范畴的基本句式, 只是出于某种语用原因才产生了特殊的位置句式“VP+ 以 NP”, 因此后置式的使用数量只是少数。

但根据我们对先秦四部文献²的初步调查(邵琛欣 2015), “以”字工具短语的两种语序在先秦时期的用例数量分别为 334 例和 286 例, 比例接近 1:1。也就是说, 先秦时期的“以 NP”在和 VP 表达“工具-行为”语义关系时有两种可供选择的语序形式, 并且彼此不分伯仲。从语言经济性原则看, 相同的底层语义结构关系却要采取不同的表层句法结构形式, 这是不太经济的语言表达方法。先秦汉语中长期并存这两种结构, 说明像“易之以羊”这样的“VP+ 以 NP”结构可能应该是汉语表达工具范畴的一种初始结构。工具范畴在选择前置或后置语序时, 应该除了有语用之外的其他更为本质的制约条件。本文尝试从与“以”字工具短语共现的动词上着手分析其制约条件。

进入“以 NP+VP”和“VP+ 以 NP”的动词可以分为三类情况: 只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的 A 类动词, 共有 109 个, 如“充”、“赋”、“执”等; 只出现在“以 NP+VP”的 B 类动词, 共有 130 个, 如“求”、“赐”、“斫”等; 既出现在“以 NP+VP”又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的 C 类动词, 共有 49 个, 如“待”、“赂”、“击”等。这样的分类表明不是每个动词都可以自由进入这两种结构, 能够同时进入两种结构的动词数量仅占 16%。前人用来解释“以 NP+VP”和“VP+ 以 NP”差异的调节论、焦点论等, 都只是以这 16% 的用例为依据, 足以见得这种以偏概全的分析是不合理的。还有余下 84% 的动词对两种结构有各自的选择倾向。下面将分别讨论三类动词和两种结构之间的关系。

二、只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中的 A 类动词

只出现在后置式工具短语中的 A 类动词有 109 个。根据动词的语义特征,

2 本文考察的文献暂时只包括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左传》《韩非子》。由于语料范围所限, 本文的统计和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揭示先秦时期的部分特征。在后续研究中, 随着语料的扩充, 动词的数量和分类都可能出现新的调整, 特此说明。

我们将只出现在后置式“VP+以NP”中的动词分为以下若干类，分类的目的在于和前置式“以NP+VP”进行比较。

(1) **加附类动词**，包括给予义、示告义、衣食义、填充义、约制义等带有“添加/附着”特征的动词。“给予”义动词进入“VP+以NP”时，表示该给予行为发生时所要使用的工具，由于“用以相送之物”同时也就是“所送之物”，所以NP所表示的工具格与受事角色很相近。“V_{给予}+以N_{工具}”是一个领属物发生所有权转移的让渡事件，对于接受者而言是受事，对于施与者而言是工具。这类动词进入“VP+以NP”是对甲金文时期“VP+以NP”的直接继承。例如：

[1] **分**人以财谓之惠。(孟子·滕文公上)

[2] 君**赐**之以大礼，何乐如之？(左传·文公3年)

先秦时只出现在“VP+以NP”中的给予义动词有：分、奉_给、惠、假_{借出}、赐₂³、庆_赏、让_{让渡}、任₄、施、授₃。除“惠”、“赐”、“庆”外，大部分动词都可以进入双宾语结构，如：

[3] **授**赵旃绥，以免。(左传·宣公12年)

[4] **分**之都城，而位以卿。(左传·闵公元年)

[5] 若**奉**吾币帛，慎吾威仪。(左传·昭公5年)

言告义动词进入“VP+以NP”时表示言说行为进行时使用的工具，而“用以言说的工具”也就是“言说的内容”，所以“V_{言说}+以N_{工具}”的工具格也与受事比较接近，此让渡事件中转移的领属物是所言说的话语内容，是一种信息的传递。例如：

[6] **教**人以善谓之忠。(孟子·滕文公上)

[7] 暴见于王，王**语**暴以好乐，暴未有以对。(孟子·梁惠王下)

[8] 故**诲**之以忠，笱之以行(左传·昭公6年)

先秦时只出现在“VP+以NP”中的示告义动词有：辞_{推辞}⁹、告₂、诲₂、教₇₄、谏、劝₂、申₂、说_{说明}、训、道_{引导}₃、语。除“说”外，其它动词都

3 数字表示该动词进入“VP+以NP”的次数。

4 动词“教”在本文所考察的四部文献中只有出现在“VP+以NP”的用例，故暂时列入A类动词。大西克也先生提供了《礼记·曲礼》的用例“是故圣人作，为礼以教人。”句中的“以教人”实际上等于“以礼教人”，这样看来，“教”可以看成C类动词。我们扩

可以进入双宾语结构。例如：

[9] 子之能仕，父**教**之忠，古之制也。（左传·僖公 22 年）

[10] 夫子**语**我九言。（左传·昭公 4 年）

[11] 使弈秋**诲**二人弈。（孟子·告子上）

衣食义动词进入“VP+ 以 NP”表示喂食或穿戴动作发生时使用的工具，“用以喂食和穿戴之物”也是“所饮食和穿戴之物”，“V 衣食 + 以 N 工具”的工具格也带有受事性，这仍然是一个给予类事件，但 N 无领属性，转移过程突出“附着”特征。例如：

[12] **佩**以金玦，弃其衷也。（左传·闵公 2 年）

[13] 及行，**饮**以酒。（左传·桓公 16 年）

先秦时只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中的衣食义动词只有：佩、饮_{去声}。两个动词都有双宾语动词用法，例如：

[14] 公衣之偏衣，**佩**之金玦。（左传·闵公 2 年）

[15] 晋侯**饮**赵盾酒，伏甲，将攻之。（左传·宣公 2 年）

“饮”在先秦以双宾语结构为主，以《左传》为例，“饮 + 以 NP”只有 1 例，而双宾结构“饮 + NP1 + NP2”有 15 例。说明“饮”的双宾语动词用法已经非常成熟，工具格可以不用“以”来标记，直接进入远宾语这个核心句法位置。

填充义动词也具有明显的“加附”特征，进入“VP+ 以 NP”时表示填加时使用的工具，“用来添加的物品”也就是“所添加之物”，“V 添加 + 以 N 工具”的工具格也有受事性，与衣食义动词的主要区别是，V 的宾语是无生名词，例如：

[16] 黄金于壶，**充**之以餐，加璧其上，夜令人遗公子。（韩非子·十过）

[17] **熏**以桂椒，**缀**以珠玉，饰以玫瑰，**辑**以翡翠。

（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）

[18] 悲夫宝玉而**题**之以石，贞士而**名**之以诳。（韩非子·和氏）

先秦时只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中的添加义动词有：被、充、附增加、辑、

充语料范围后也确实发现了既可以出现在“以 NP+VP”中的“教”，如“先君必以此教之也”（吕氏春秋·义赏）；又可以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中的“教”，如“教我以善，强我以贤者，吾以为次赏”（吕氏春秋·当赏）。因此，本文的归类结果仅限于所考察的四部文献，随着语料的扩充，个别动词的分类会出现微调。

梃、树、褰、文（纹）、缀、薰、益_{增加} 2、接、随_{跟随}、书、题、名_{命名}。其中可以进入双宾语结构的动词有“附”、“益”、“题”、“名”，例如：

[19] 俄又益_{增加}之人二百金。（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上）

[20] 夫马似鹿者而题_{跟随}之千金。（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上）

制约义动词表示对某物产生制约和限制，“V_{制约} + 以 N_{工具}”表示约束或限制某物时使用某物，N 是工具，例如：

[21]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_{制约}我以礼，欲罢不能

（论语·子罕）

[22] 明恕而行，要_{制约}之以礼，虽无有质，谁能间之？（左传·隐公 3 年）

[23] 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，世知维_{制约}之以刑则从。（韩非子·心度）

“约”的本义是用绳索缠住，《诗·小雅·斯干》“约之閤閤”孔颖达疏：“谓以绳缠束之”。这类动词也带有一定的“附着”特征，但是以其产生的结果为主，不能进入双宾语结构。先秦时只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的制约动词有：闲_{限制}、抑、御_{抵御} 2、要_{约束} 2、约 2、维_{束缚}、纠 2、结、刻_{要求}。

（2）身体动作类动词是瞬间性动作，没有结果特征，进入“VP+ 以 NP”时表示做出某种手部动作时使用某种工具，例如：

[24] 富父终甥搯_{拮据}其喉以戈，杀之。（左传·文公 11 年）

[25] 嫂溺，则援_{拮据}之以手乎？（孟子·离娄上）

先秦时只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中的手部动作义动词有：承、搯、投、援 5、执。

（3）感知动作类动词包括耳目感知类和心理感知类，前者如表示拜见尊长者的“觐”，后者如“谋”、“决”、“考”等心理行为。这类动词只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中，没有前置形式，且不能进入双宾语结构。例如：

[26] 必揆_{揣测}之以地，谋_{谋划}之以天，验_{验证}之以物，参_{参详}之以人。

（韩非子·八经）

[27] 决_{决断}诚以参，听无门户，故智者不得诈欺。（韩非子·八说）

[28] 宣子私觐_{觐见}于子产以玉与马。（左传·昭公 16 年）

先秦时只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中的感知类动作动词有：觐、参、伍、验、度 2、考、揆 2、应_{衡量}、决、断_{判断} 2、应、谋、强_{勉强} 2、忍、怜。

（4）为做类动词是持续性动作，没有结果特征，包括为做义、关系义、

仪式义、自然义等动词，例如：

[29] 告之以文辞，**董**之以武师。（左传·昭公 13 年）

[30] **为**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哂之。（论语·先进）

关系义动词进入“VP+ 以 NP”表示对待某人使用的态度，或表示称赞、责备时使用的理由或方式，是抽象的工具，没有受事性，不能进入双宾语结构，例如：

[31] 曹太子来朝，**宾**之以上卿，礼也。（左传·桓公 10 年）

[32] 则**陵**其主以语，待之以其身。（韩非子·说疑）

[33] 遂灭陆浑，**数**之以其贰于楚也。（左传·昭公 17 年）

[34] 人主不自刻以尧而**责**人臣以子胥。（韩非子·安危）

[35] 有欲**矜**以智能，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。（韩非子·说难）

仪式义动词是一种特殊的为做类动词，过程性强，也没有结果特征，例如：

[36] 君告于天子，而**卜**之以守龟于宗祧，吉矣。（左传·哀公 23 年）

自然义动词指火、光等作用于物体的动作，只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的有：燀、照，例如：

[37] 水火醢醢盐梅以烹鱼肉，**燀**之以薪（左传·昭公 20 年）

[38] 有山之材，而**照**之以天光，于是乎居土上（左传·庄公 22 年）

先秦时只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的为做类动词有：董_{管理}、为_{治理}、御_{控制}、造、试、宾、陵、卜、祭、殷、燀、照。

（5）结果类动词进入“VP+ 以 NP”表示导致某种结果产生时使用某种工具，这类动词大都是作格动词，如“博”、“齐”，少数是含结果义的心理动词，如“惮”、“罔”。例句如：

[39] **富**国以农，距敌恃卒，而贵文学之士。（韩非子·五蠹）

[40] 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，**尽**之以法，**质**之以备。（韩非子·爱臣）

[41]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难**罔**以非其道（孟子·万章上）

先秦时只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的带有致使结果义的动词有：博、富、化、劲、尽、齐₃、强_{使强大}、亲、威、信_{使被信任}、止、尊、质_正、是、好_{使关系好}、旌、惮、耸_惧、罔、怀_{安抚}、养_{养活}₃、镇、卒。

综上，只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的动词具有以下特征：①加附类动词属于过程-结果类动词，表达的是让渡事件，因而大都可以进入双宾语结构，区

别在于,“VP+以 NP”强调工具特征,而双宾结构强调受事特征,这类动词共有 52 个。占到总数的 50% 左右。另有 25 个动词则不能进入双宾语结构。②身体动作和感知动作类动词是不带让渡特征的动作动词,共有 20 个,其中感知动作动词有 15 个,身体动作动词只有 5 个,且都是手部动作。④为做类动词是过程动词,共有 12 个。⑤结果类动词是结果动词共有 23 个,占全部动词的 21%。

三、只出现在“以 NP+VP”中的 B 类动词

所考察的四部先秦文献中只出现在前置工具句式“以 NP+VP”中的动词共 128 个。以下是和“VP+以 NP”语义类相同但内部成员的语义特征不同的动词:

(1) 加附类动词,包括给予义动词:予、贷、供、饩、济 3、赞。与只出现在“VP+以 NP”中的给予义动词相比,这些动词都不能进入双宾语结构,因而工具角色突出,不带受事特征。只出现在“以 NP+VP”的给予义动词是比较特殊的一类,“济”、“赞”是给予义中的资助义小类,也不见于后置工具式。

言说义动词:对、谈、问、言、喻。只出现在“以 NP+VP”中的言说义动词都是言告类的直言说动词,没有教授、劝谏类的间接言说动词。劝谏、教授、训导等常常预示着期望通过言语达到某种效果或结果,而言告只是单纯的交谈,不涉及任何结果特征。

填充义动词:补、裹 4、纪 4。只出现在“以 NP+VP”中的添加义动词仅有这三个。其中“补”与“VP+以 NP”中的“充”都属于添加义动词,但表达工具格时却选择了不同的句式,如:

[42] 子不通功易事,以**美补**不足,则农有馀粟,女有馀布。

(孟子·滕文公下)

[43] 黄金于壶,**充**之以餐,加璧其上,夜令人遗公子。(韩非子·十过)

《说文·衣部》有“补,完衣也。”意思是使衣服完整。《广雅·释诂四》直接释义为“完也”。“使完整”说明“补”的词义中含有致使结果特征,但不是结果动词。另一方面“补”也强调动作,如《荀子·臣道》“事暴君者有补削”杨倞注:“补,谓弥缝其阙。”可见,“补”是一个带结果特征的

动作动词，表示把不完整的填补完整。

“充”也有填塞义，《广雅·释诂三》有：“充，塞也。”《诗·邶风·旄丘》：“叔兮伯兮，衰如充耳。”郑玄笺：“充耳，塞耳也。”由此引申为“满也”，如《左传·襄公31年》“寇盗充斥”杜预注：“充，满也。”再如，《周礼·天官·大府》“以充府库”郑玄注：“充，犹足也。”可见，“充”也是一个带结果特征的动词，表示不满的填补满。和“补”不同的是，“充”是一个结果动词（或作格动词），可以出现在“NP+充”中，表示某物实现了满的状态。如“君之仓廩实、府库充”（孟子·梁惠王下）。“充”的结果特征比“补”更突出。

对动作动词而言，表达工具格时倾向选择遵循时间顺序原则的“以NP+VP”句式；对结果动词而言，选择可以表示“话题-说明”关系的“VP+以NP”更能突出动词的结果特征。

再来比较“纪”和只出现在“VP+以NP”中的“书”，二者均有“记载”、“记录”的意思，但也选择了不同的工具句式，如：

[44] 炎帝氏以火_纪，故为火师而火名。（左传·昭公17年）

[45] 司马握节以死，故_书以官。（左传·文公8年）

《说文·糸部》有“纪，丝别也。”“纪”本是捆扎丝线的线头之义，引申出动词义“别丝”。《左传·僖公24年》“实别纲之仆”孔颖达疏：“纪者，别理丝缕”。由此引申出汇总、记载义。“纪”所表示的记载，指的是将分散的资料整理在一起加以记载，具有过程特征。而“书”的本义就是“写”，是单纯的动作动词，后面通常带结果宾语。因此注重过程的“纪”倾向选择前置形式，预设结果的“书”倾向选择后置形式。

此外还包括，约制义动词：缚、桎、镬、节2、制；得失义动词：得2、假入3、贾、取、受、飮2、除、袞、弃、失。夺取义的“假入”和给予义的“假出”通过不同的句式区别了“假”的不同义项。表示借入的“假”只出现在前置式中，如：

[46] 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_{假入}道于虞以伐虢（孟子·万章上）

[47] 公会郑伯于垂，郑伯以璧_{假入}许田。（左传·桓公元年）

表示借出的“假”只出现在后置式中，如：

[48] _{假出}之以舆马，信之以瑞节，镇之以辞令，资之以币帛。

（韩非子·说疑）

(2) 身体动作类动词:扶、刺、扶、搔、掩、叩、绞、钩、射、斩、斫、弑、荷、反(返)、召6、去离开、进、逆(迎)3、辟(避)、逐。只出现在“以 NP+VP”中的身体动作类动词数量远远多于只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的身体动作类动词。不仅包括常见的手部动作,如“搔”、“叩”等,其他与身体部位相关的动作动词也倾向选择用前置式表现工具格。原因是,“以 NP+VP”的语序更符合使用工具做某事的时间顺序,如果不特别强调做某事的完成是使用了某种工具,就不会用后置的形式。

(3) 感知动作类动词:观6、见3、面、闾、知

只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的感知义动词以心理活动为主,耳目感知类动词只有“觐”,而只出现在“以 NP+VP”的感知义动词除了“知”是心理感知类动词之外,都是眼部感知类动词。这是两种结构在选择感知类动词时表现出的明显区别。

(4) 为做类动词:治2、佐_{治理}、与_{参与}、报3、处、礼_{接待}、享2、飧、奉养、养_{奉养}、渔_{鱼肉百姓}、养_{培养}、祷、斂_{陪葬}、聘、祈、筮、殉3、举_{举行}。这类动词在时间结构上都有持续性和过程性,符合时间顺序原则的前置式工具格是最自然的句法表现。以上是和“VP+ 以 NP”相同语义场的动词,包括仪式义、关系义、为做义。下面是只出现在“以 NP+VP”中的动词:请、求9、要求2、干_求、伐3、攻6、与_{攻打}、率、下_{投降}、战、共_{对付}、争5、当_{抵挡}、卫、使_{派遣}、命6、令2、为_{制作}4、墙、为_{当作}11、门_{守门}、辇_{坐辇车}、爨、耕、尸。可见进入“以 NP+VP”中的为做类动词语义内容非常丰富。

(5) 结果类动词:安、彻、成3、定、固2、贵、害4、和、觉、苦、免、破2、气_{鼓气}、穷、远、反_{违反}、矫2、归_{纠正}、屏、蔽2、先、概_{挫伤}、使_{致使}、悔、惑、怒、合、会_{会合}、集、交、属_{会合}。作为一个大的语义场,结果类动词既可以出现在“以 NP+VP”又可以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中,但是内部成员却不完全一致。致使义动词在选择前置还是后置式工具格时没有明显的倾向。

综上,只出现在“以 NP+VP”的动词具有以下特征:①给予、言告、填充、约制等带有“加附”特征的动词共有18个,数量明显少于出现在后置式中的动词;后置式中出现得失义动词共有10个。②身体动作和感知动作类动词共有25个,其中身体动作动词有20个,明显多于后置式,且不局限于手部动作;而感知动作动词只有5个,明显少于后置式,且以耳目感知为主。

③为做类过程动词内部成员语义丰富, 共有 44 个, 约占到总数的 34%。④结果动词共有 31 个, 约占总数的 24%, 比例上稍稍高于后置式。

四、既出现在“以 NP+VP”又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的 C 类动词

该类动词对两种结构表现出不同的选择倾向。从四部文献中的用例数量上看, 第一种情况是同一个动词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的用例多于“以 NP+VP”。属于这种情况的动词有 20 个, 包括:(1) 给予义: 赂、问^{送礼}、资;
(2) 示告义: 示、说、赴(讣); (3) 结果义: 明、平、重、惧、畏、继^{使连续}、加^{使增加}; (4) 为做义: 待、奉^{奉行}、抚^{安抚}、临、使^{使唤}、守、葬。

每个动词的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:

语义	动词	以 NP+VP	VP+ 以 NP
给予义	赂 3/14 ⁵	以郢大鼎赂公, 齐陈郑皆有赂, 故遂相宋公。(左·桓 2) / 君其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赂虞公, 求假道焉, 必假我道。(韩·十过) / 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赂虞公而求假道焉。(韩·十过)	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, 东尽虢略, 南及华山, 内及解梁城(左·僖 14) / 楚侵及阳桥, 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断、执针、织纆, 皆百人。(成 2) / 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、玉磬与地。(成 2) / 郑子罕赂以襄钟。(成 10) / 郑人赂晋侯以师悝、师触、师蠲(襄 11) / 宣子逆诸阶, 执其手, 赂之以曲沃。(襄 23) / 赂晋侯以宗器、乐器。(襄 25) / 陈侯使司马桓子赂以宗器。(襄 25) / 燕人归燕姬, 赂以瑶瓮、玉棣、罍耳。(昭 7) / 盟于蒲隧, 赂以甲父之鼎。(昭 16) / 赂吾以天下, 吾滋不从也, 楚国何为?(昭 26) / 邾人爱其土, 故赂以漚、沂之田而受盟。(哀 2) / 郑人俘鄆魁垒, 赂之以知政, 闭其口而死。(哀 27) / 因赂以名都而南与伐楚。(韩·十过)
	问 ^{送礼} 1/2	卫出公自城鉏使以弓问子赣。(左·哀 26)	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(左·成 16) / 使问弦多以琴(左·哀 11)
	资 1/2	则以韩、魏资赵假齐, 以固其从。(韩·存韩)	镇之以辞令, 资之以币帛。(韩·说疑) / 今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而资之以相责之分(韩·解老)

5 斜线“/”左边的数字是“以 NP+VP”的用例数量, 右边的数字是“VP+ 以 NP”的用例数量。

示告义	说 _{劝说} 4/6	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(孟·告下) / 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(告下) / 以至智说至圣, 未必至而见受 (韩·难言)/ 以智说愚必不听(难言)	说之以“选贤”(韩·难三)/ 说以“悦近来远”(韩·难三) 说之以厚利(2) ⁶ / 说之以名高(2)(韩·孤坟)
	示 1/2	天不言, 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(孟·万章上)	示之以整, 使谋而来。(左·宣14)/ 示之以利势, 惧之以患害。(韩·八奸)
	赴(讣) 1/2	子舆使贼夜弑僖公, 而以疟疾赴于诸侯。(左·襄7)	赴以名, 则亦书之, 不然则否, 辟不敏也。 (左·僖23)/ 凡诸侯同盟, 死则赴以名, 礼也。(僖23)
结果义	明 1/2	则必以美名明之, 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。(韩·说难)	奉之以土田, 抚之以彝器, 旌之以车服, 明之以文章, 子孙不忘, 所谓福也。(左·昭15)/ 明之以靖郭氏之献十珥也, 与犀首、甘茂之道穴闻也。(韩·外储说右上)
	平 1/2	以乱平乱, 何治之有?(左·宣4)	平国以礼, 不以乱。(左·宣4)/ 庚子, 入其郛。许人平以叔申之封。(左·成14)
	重 1/3	其可以借以美名者, 以外权重之。(韩·孤坟)	赐之以大礼, 重之以备乐。(左·成12)/ 申之以盟誓, 重之以昏姻。(成13)/ 而加之以礼, 重之以睦(昭4)
	继 _{使继续} 2/3	其济, 君之灵也; 不济, 则以死继之。(传·僖9)/ 饮桓公酒, 乐。公曰: “以火继之。”(左·庄19)	酒以成礼, 不继以淫, 义也。(左·庄22)/ 孟子卒, 继室以声子, 生隐公。(隐1)/ 生贾及为而死, 继室以其侄, 穆姜之姨子也。(襄23)
	加 _{使增加} 1/5	鲁德如邾, 而以众加之, 可乎?(左·哀7)	加之以师旅, 因之以饥馑(论·先)/ 臣竭其股肱之力, 加之以忠贞, 其济, 君之灵也。(左·僖9)/ 礼成而加之以敏。(左·僖33)/ 自鄢以来, 晋不失备, 而加之以礼, 重之以睦(左·昭4)/ 君若绥之以德, 加之以训(左·僖7)

6 “(2)”表示该句在文中出现了2次, 算作2例。

为 做 义	待 1/2	若季氏，吾不能；以季孟之間待之。（論語·微子）	有人於此，其待我以橫逆，則君子必自反也。（孟子·離婁下）/ 待之以其身（韓非子·說疑）
	奉 奉行 1/2	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，乃以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。（韓·奸劫弑臣）	道之以訓辭，奉之以旧，考之以先王，度之以二國，虽汰侈，若我何？（左·昭4）/ 是故閑之以義，糾之以政，行之以禮，守之以信，奉之以仁。（左·昭6）
	抚 安抚 1/2	大上以德抚民，其次亲亲以相及也。（左·僖24）	其謂君抚小民以信，訓諸司以德，而威莫敖以刑也。（左·桓11）/ 奉之以土田，抚之以彝器，旌之以車服，明之以文章，子孫不忘，所謂福也。（左·昭15）
	临 1/3	以武臨之，彼則懼而協以謀我。（左·桓6）	臨之以庄，則敬。（論·為政）/ 臨之以兵，懼而從之。（左·庄19）/ 故誨之以忠，箴之以行，使之以和，臨之以敬，蒞之以強，斷之以剛。（左·昭6）
	使 使喚 2/3	以佚道使民，虽勞不怨（孟·盡上）/ 不可以罰禁也，不可以賞使也（韓·奸劫弑臣）	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（論語·八佾）/ 使人不以道，不能行于妻子（孟·盡下）/ 故誨之以忠，箴之以行，使之以和，臨之以敬，蒞之以強（左·昭6）
	守 1/2	群臣以死守之，弗敢失隊。（左·昭25）	守之以信，行之以禮（左·昭4）/ 行之以禮，守之以信，奉之以仁。（左·昭6）
	葬 1/4	杜泄將以路葬，且盡卿禮。（左·昭4）	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（論·為政）/ 死，葬之以禮（孟·滕上）/ 先葬以車五乘，殉五人。（左·定3）/ 許穆公卒于師，葬之以侯，禮也（僖4）

表1：先秦时期进入“VP+ 以 NP”多于“以 NP+VP”的动词用例汇总

以给予义动词“赂”为例，“赂+以 NP”有14例，“以 NP+赂”只有3例，其中“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赂虞公”在同一文献中出现了2次，例见上表。《说文·贝部》“赂，遗也。”段注：“以此遗彼曰赂。”《玄应音义·卷十七》“求赂”注：“赂，谓以财物与人曰赂。”《慧琳音义·卷五十七》“礼赂”注引顾野王云：“赂，以财相请谒也。”前人的注疏表明“赂”是给予义动词，但不是简单地表示把财物给人，是带有贿赂性的给予。后来，用来有求于人的财物也称之为“赂”，这是“赂”的名词用法。动词“赂”在先秦的用法主要有三种：

(1) “赂+NP”，表示贿赂某人，NP是“赂”的对象，这是动词“赂”最常见的用法，如：“齐人赂晋侯，故不克而还”（左传·文15）、“祁胜赂荀跖，荀跖为之言语晋侯”（昭28）；

(2) “以NP1+赂+NP2”，表示用某物贿赂某人，NP1是用来贿赂之物，NP2是贿赂对象，如：“以郤大鼎赂公”（左传·桓2）、“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赂虞公”（韩非子·十过）。

(3) “赂+NP1+以NP2”，表示贿赂某人用某物，NP1是贿赂对象，可以是具体名词，也可以是代词，还可以不出现，NP2是用来贿赂之物，如：“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”（僖14）、“赂之以曲沃”（左传·襄23）、“赂以名都”（韩非子·十过）。

“赂”不见双宾语动词用法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要表达所用来贿赂的物品就必须用“以”字来引介，并且表示用来贿赂之物的NP以置于“赂”之后的用例居多。“问送礼”和“资”也是同样没有双宾语用法的给予义动词。其他动词，如致使义动词带有明显的结果特征，所以倾向选择后置形式。

第二种情况是同一个动词在“以NP+VP”的用例多于“VP+以NP”。属于这种情况的动词有10个：(1) **结果义**：服_{使服从}、绥_{使安定}；(2) **为做义**：事、讨、行；(3) **身体动作义**：击、杀、招；(4) **得失义**：更、易。

每个动词的使用情况如下所示：

语义	动词	以 NP+VP	VP+ 以 NP
动作义	击 5/2	蛇出于其下，以肱击之，伤而匿之。（左·成2） / 公以戈击之，首队于前。（襄18） / 王何以戈击之，解其左肩。（襄28） / 公寝，将以戈击之，乃走。（昭25） / 盗攻之，以戈击王，王孙由以背受之。（定4）	子南知之，执戈逐之，及冲，击之以戈。（左·昭1） / 范文子喜直言，武子击之以杖。（韩·外储说左下）
	杀 6/1	以生道杀民，虽死不怨杀者（孟·尽上） / 矫以戈杀驹伯、苦成叔于其位。（左·成17） / 齐侯使士华免以戈杀国佐于内宫之朝。（成18） / 贼六人以铍杀诸庐门合左师之后。（襄17） / 其御追喜以戈杀犬于门中（襄18） / 矫及诸其车，以戈杀之。（成17）	杀人以挺与刃，有以异乎？（孟·梁上）
	招 3/2	以大夫之招招虞人（孟·万下） / 以士之招招庶人（万下） / 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？（万下）	昔齐景公田，招虞人以旌，不至，将杀之（孟·滕下） / 齐侯田于沛，招虞人以弓，不进。（左·昭20）
得失义	更 4/1	公孙蜋为少姜之有宠也，以其子更公女，而嫁公子。（左·昭3） / 阳虎欲去三桓，以季寤更季氏，以叔孙辄更叔孙氏，己更孟氏。（定8） / 祈以币更，宾以特牲，器用不作，车服从给。（襄9）	公膳曰双鸡，飧人窃更之以鹜。（左·襄28）
	易 10/1	以大易小，彼恶知之？（孟·梁上） / 古之为市也，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（公孙下） / 以粟易械器者，不为厉陶冶；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，岂为厉农夫哉？（滕上） / 否；以粟易之。（滕上） / 何可废也？以羊易之！（梁上） / 君将以亲易怨，实无礼以速寇。（左·昭4） / 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，以泰山之祊易许田。（隐8） / 以乱易整，不武。（僖30） / 焉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滕？（襄15）	我非爱其才而易之以羊也。（孟·梁上）

结果义	服 _{使顺服} 4/1	以一服八，何以异于邹敌楚哉？（孟·梁上） / 以善服人者，未有能服人者也（离下）/ 力服人者，非心服，力不赡也；以德服人者， 中心悦而诚服也。（公孙上）	故有道之主，远仁义，去智能， 服之以法。（韩·说疑）
	绥 _{使安定} 3/1	君若以德绥诸侯，谁敢不服？（左·僖4）/ 以德绥戎，师徒不勤，甲兵不顿（襄4）/ 君若能以玉帛绥晋，不然则武震以摄威之。（襄 11）	君若绥之以德，加之以训，辞， 而帅诸侯以讨郑。（左·公7）
为做义	行 5/3	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。（孟·公孙上）/ 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运 之掌上（公孙上）/ 君冠，以裸享之礼行之， 以金石之乐节之，以先君之桃处之。（左·襄9） / 若皆以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，君其若之 何？（庄14）/ 若以道化行正理，不趋富贵， 事上而求安。（韩·奸劫弑臣）	子张问政，子曰：居之无倦， 行之以忠。（论·颜渊）/ 若 奉吾币币，慎吾威仪，守之以 信，行之以礼，敬始而思终， 终无不复。（左·昭4）/ 是故 闲之以义，纠之以政，行之以 礼，守之以信，奉之以仁。（左 ·昭6）
	事 15/11	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（论·先进）/ 则是以 所贱事亲也。（孟·滕上）/ 不以舜之所以事 尧事君，不敬其君者也（离上）/ 不以贤事不 肖者，伯夷也（告下）/ 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， 是故汤事葛（梁下）/ 以大事小者，乐天者也； 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（梁下）/ 欲以所事 孔子事之。（滕上）/ 周人以诤事神（左·桓6） / 尔以谗愿贪惓事君（成7）/ 余以巾带事先君， 而暴妾使余，三罪也。（襄14）/ 我以忠信事 上，积功劳而求安。（韩·奸劫弑臣）/ 而以 法事君者少矣。（奸劫弑臣）/ 以衰美之妇人 事好色之丈夫，则身见疏贱。（备内）/ 其修 士不能以货赂事人。（孤坟）	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（论 ·八佾）/ 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 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（论·为 政）/ 生，事之以礼。（孟·滕上） / 事之以皮币，不得免焉； 事之以犬马，不得免焉； 事之以 珠玉，不得免焉。（孟·梁下） / 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，使 惑其主。（韩·八奸）/ 为人 臣者内事之以金玉玩好，外为 之行不法，使之化其主。（韩 ·八奸）/ 为人臣者事公子侧 室以音声子女，（韩·八奸） 因事关市以金，关吏乃舍之。 （韩·内上）/ 因事关市以金， 关市乃舍之。（韩·外上）
	讨 2/1	以王命讨不庭。（左·隐10）/ 郑伯为王左卿 士，以王命讨之（隐9）	使有司讨臣以干戈，臣请待于 沂上以察罪。（左·昭25）

表2：先秦进入“VP+以NP”少于“以NP+VP”的动词用例汇总

动作义动词在时间上一般都有起点和终点，和行为动词相比不具有持续性，因此在句法表现时更注重时间顺序原则，更多地选择前置形式，以“击”和“易”为例，“以 NP+ 击”有 5 例，而“击+ 以 NP”只有 2 例；“以 NP+ 易”有 10 例，而“易+ 以 NP”只有 1 例。倾向选择前置形式的致使义动词数量较少，不影响结果特征显著的动词选择后置式的总体倾向。

第三种情况是同一个动词出现在“以 NP+VP”和“VP+ 以 NP”的用例数量相同。属于这种情况的动词有 19 个：(1) 给予义：赏、遗送 (2) 得失义：收；(3) 衣食义：啗；(4) 填充义：蒙、饰；(5) 动作义：夹；(6) 结果义：乱、禁、终；(7) 为做义：辅、助；借_藉、犯_{侵犯}、救_{救助}、莅、载、诬、斲。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：

语义	动词	以 NP+VP	VP+ 以 NP
给予义	赏 2/2	是愿古之功，以古之赏赏今之人也。（韩·饰邪）/ 宋公于是以门赏酈班。（左·文 11）	/ 既，卫人赏之以邑，辞。（左·成 2）/ 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，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（左·宣 15）
	遗送 3/3	乃使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（韩·十过）/ 荆王大悦，以鍊金百镒遗晋（韩·说林下）/ 乃令黎且以女乐六遗袁公（韩·内下）	晋献公将欲袭虞，遗之以璧马。（韩·喻老）/ 知伯将袭雒由，遗之以广车。（韩·喻老）/ 腹腊而相遗以水。（韩·五蠹）
得失义	收 1/1	以家量贷，而以公量收之。（左·昭 3）	为人臣者事公子侧室以音声子女，收大臣廷吏以辞言。（韩·八奸）
衣食义	啗 1/1	食桃而甘，不尽，以其半啗君。（韩·说难）	又尝啗我以余桃（韩·说难）
添加义	蒙 2/2	晋人执季孙意如，以幕蒙之，使狄人守之。（左·昭 13）/ 今将以小忿蒙旧德，无乃不可乎？（定 6）	狄虺弥建大车之轮，而蒙之以甲，以为橹。（左·襄 10）/ 胥臣蒙马以虎皮，先犯陈蔡。（左·僖 28）
	饰 3/3	而务以仁义自饰者，可亡也。（韩·亡征）/ 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 / 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（说难）	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；隋侯之珠，不饰以银黄。（韩·解老）/ 熏以桂椒，缀以珠玉，饰以玫瑰，辑以翡翠。（韩·外上）

动作义	夹 1/1	林楚御桓子，虞人以铍盾夹之。（左·定8）	门阶户席皆王亲也，夹之以铍。（左·昭27）
为做义	犯 1/1	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（韩非子·五蠹）	刚则犯民以暴，愎则不得民心，悍则下不为用。（韩非子·十过）
	借 <small>藉</small> 1/1	故其可以功伐借者，以官爵贵之。（韩·孤坟）	其不可借以美名者，以外权重之。（韩·孤坟）
	救 <small>救助</small> 1/1	以名救我者，楚也。（韩·十过）	毙于车中，获其峰旗。太子救之以戈（左·哀2）
	莅 1/1	其君之危犹累卵也，而以无礼莅之，此所以绝世也。（韩·十过）	使之以和，临之以敬，莅之以强，断之以刚。（左·昭6）
	载 1/1	齐侯使析归父媵之，以藩载乐盈及其士。（左·襄23）	远者誉之以名，尊者载之以势。（韩·功名）
	诬 1/1	其可以罪过诬者，以公法而诛之（韩·孤坟）	文言多、实行寡而不当法者，不敢诬情以谈说。（韩·说疑）
	辅 1/1	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（论·颜渊）	吾抚女以从楚，辅之以晋，可以少安。（左·僖5）
	助 1/1	齐人以卫师助之，故不称侵伐（左·桓10）	众人助之以力，近者结之以成（韩·功名）
	衅 1/1	君之惠，不以累臣衅鼓。（左·僖3）	衅之以鸡豚，若盟状。（韩·内储说下）

表3：先秦进入“VP+以NP”等于“以NP+VP”的动词用例汇总

这些动词各自的情况都不太一样，造成这些动词在使用两种句法结构时无所偏倚的原因也很复杂。但有些动词又恰恰提供了“以NP+VP”和“VP+以NP”的最小对比环境，因此我们通过逐一分析找出那些与动词语义特征无关的用例。

【赏】

在2例“以NP+赏”中，“以古之赏赏今之人”是用古代对有功者进行奖赏的方式赏赐现在的有功者，是抽象的方式作工具格。而“VP+以NP”中的NP都是实体名词，抽象方式不能进入后置结构。另一方面，“赏”可以进入双宾结构，“赏桓子狄臣千室”是先秦文献中唯一一个用例，和“赏士伯以瓜衍之县”对举，用“亦”相连，意义平行，有可能是前一句脱文，也有可能是后一句衍文。后代文献在转述相同事件时，或都用双宾结构，如南

北朝《后汉书·庞参传》：“赏林父狄臣千室，亦赏士贞子瓜衍之县”，或都用“VP+以NP”结构，如宋代《皇王大纪·卷四十八》：“赏林父以狄臣千室，赏士渥浊以瓜衍之县”。但就汉语语言事实而言，“赏”在先秦和两汉文献中都没有双宾语用例（《史记》有“赏赐”连用带双宾语），所以这里很有可能是脱了“以”字。因此，表示实体工具格的“以NP+赏”有1例，而“赏+以NP”有3例，仍以后置结构位为主。

【遗】

结合先秦的用法可知，“遗”的主要句法分布是双宾语结构，其数量远远超过“以NP+遗”和“遗+以NP”，例如：“君其遗之女乐”（韩非子·十过）、“烹其子而遗之羹”（说林上）、“此人遗我玉环”（说林下）。这是“遗”在先秦的主要用法，“遗”的双宾语结构使用相对成熟而稳定，用来赠送之物不需要“以”字引介就可以表现出来。仅有的3例“以NP+遗”和3例“遗+以NP”不能从动词的语义特征上区分。

【收】

“以公量收之”的“收”指“收回”、“收取”，“收大臣廷吏以辞言”的“收”是抽象义，表示“收买”、“笼络”，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义项。

【辅】、【助】

“辅”和“助”都是帮助义动词，进入“以NP+VP”和“VP+以NP”的用例都分别为1例，从动词语义特征上不易区分。

【啗】

“以其半啗君”和“啗我以余桃”中的“啗”都是给某人吃的意思，从动词语义特征上不易区分。

【蒙】

“以小忿蒙旧德”中“以”的宾语是抽象名词，并且这里的“蒙”的没有加附。另外2例“蒙+以NP”都是实体名词作工具格，“蒙”是用某物蒙到某物之上，有加附特征。因此仍是以后置形式为主。

【饰】

3例“以NP+饰”中的“饰”是掩饰的意思，属于抽象动作；3例“饰+以NP”中的“饰”是装饰的意思，属于具体动作，并且带有加附特征。所以可以看做两个义项：饰1为“掩饰”，只用于“以NP+VP”，饰2为“装饰”，

只用于“VP+ 以 NP”。

【夹】

“以铍盾夹之”和“夹之以铍”中的“夹”具有同一性，都是动作动词，表示从两侧加攻，两种结构不能从动词特征上区分。

其余的行为义动词和仪式义动词，都是各自有 1 例进入“以 NP+VP”和“VP+ 以 NP”，而且两种结构中的动词意思相同，需要考虑宾语和语用特征。

五、小结

概括而言，只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的动词倾向选择过程 - 结果动词和感知动作动词；只出现在“以 NP+VP”中的动词倾向选择身体动作动词、得失义动词和过程动词。结果类的选择倾向不明确，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。

具体如下表所示：

	语义类	只出现在“VP+ 以 NP”	只出现在“以 NP+VP”	二者都出现
过程 结果	附加	分、奉 _给 、惠、假 _{借出} 、贖、庆 _赏 、让 _{让渡} 、任、施、授	予、贷、供、饩	赂、问 _{送礼} 、赏、遗 _送
		旌、辞 _{推辞} 、告、海、教、谏、劝、申、说 _{说明} 、训、道 _{引导} 、语	对、谈、问、言、喻	示、说、赴（讠）
		佩、饮 _{去声}		啗
		被、充、附 _{增加} 、辑、楸、树、製、文（纹）、缀、薰、益 _{增加} 、接、随 _{别随} 、书、题、名 _{命名} 、缚、桎、镏、节、制	补、裹、纪	蒙、饰
动作	得失		得、假 _入 、贾、取、受、飴、除、被、弃、失	收、更、易
	身体	承 _托 、椿、投、援、执	扶、刺、扶、搔、掩、叩、绞、钩、射、斩、斫、弑、荷、反（返）、召、去 _{离开} 、进、逆（迎）、辟（避）、逐	击、杀、招、夹、临、莅
	感知	觐、参、伍、验、度、考、揆、应 _{衡量} 、决、断 _{判断} 、应、谋、强 _{勉强} 、忍、怜、观、见、面、闕	知	
	自然	燁、照		

过程	为做	宾以客礼对待、让 _{款待} （饗）、陵 _{欺凌} 、 迎、矜 _{自夸} 、誉 _{称赞} 、责、数 _{责备} 、 董 _{管理} 、为 _{治理} 、御 _{控制} 、造 _做 、试	使 _{派遣} 、命、令、请、求、要 求、干 _求 、报、处、礼 _{接待} 、享、 飧、奉 _养 、养 _{奉养} 、渔 _{鱼肉百姓} 、养 培养、为 _{当作} 、济、赞、治、佐 _{治理} 、 与 _{参与} 、为 _{制作} 、墙、讨、伐、攻、 与 _{攻打} 、率、下 _{投降} 、战、共 _{对付} 、争、 当 _{抵挡} 、卫、祷、敛 _{陪葬} 、聘、祈、 筮、殉、举 _{举行} 、门 _{守门} 、辇 _{坐辇车} 、 爨、耕、尸	待、事、借 _借 、 抚 _{安抚} 、犯 _{侵犯} 、 使 _{使唤} 、诬、资、 辅、救 _{救助} 、助、 奉 _{奉行} 、行、守、 葬、罾、载
结果	结果	博、富、化、劲、尽、齐、强 使强大、亲、威、信 _{使被信任} 、止、尊、 质 _正 、是、好 _{使关系好} 、耸 _拱 、罔、 怀 _{安抚} 、养 _{养活} 、镇、卒、悼	安、彻、成、定、固、贵、害、 和、觉、苦、免、破、气 _{鼓气} 、穷、 远、反 _{违反} 、矫、归 _{纠正} 、屏、蔽、 先、概 _{挫伤} 、使 _{致使} 、悔、惑、怒、 合、会 _{会合} 、集、交、属 _{会合} 、	明、平、重、 继 _{使连续} 、加 _{使增加} 、 服 _{使服从} 、绥 _{使安定} 、 乱、禁、终、惧、 畏

表 4：先秦时期“VP+ 以 NP”和“以 NP+VP”对动词语义类的选择倾向

由于语料范围所限，个别动词的用例数量较少，在分类标准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。

参考文献：

- 邓守信 1975 《汉语动词及物性关系研究》，侯方等译，哈尔滨：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- 郭 锐 1993 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，《中国语文》，第 6 期
- 何乐士 1989 《左传虚词研究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
- 刘丹青 2003 《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
- 刘子瑜 1999 《孟子》“以”字用法的考察，《湖北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，第 1 期
- 鲁国尧 1994 《孟子》“以羊易之”“易之以羊”两种结构类型的对比研究，《鲁国尧自选集》，河南：大象出版社
- 潘秋平、江凌 2013 上古汉语介词词组的语序问题，《历史语言学研究》第六辑

- 邵琛欣 2015 《汉语工具格句法表现的历时演变研究》，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
- 石毓智、李讷 2001 《汉语语法化的历程——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- 帅志嵩 2009 “以”字介词结构的前置动因和机制，《四川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，第3期
- 孙洪伟 2020 上古汉语一种表处置的句式——“VP+以O”式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“基于语义知识库建设的上古汉语词汇语法研究”北京大学项目会报告论文
- 王 力 1980 《汉语史稿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9
- 薛凤生 1995 古代汉语的动补结构和“以”字短语的语法功能，耿振生译，《古汉语研究》，1996年第2期
- 张 赅 2002 《汉语介词词组词序的历史演变》，北京：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
- Chafe, Wallace L. 1970 *Meaning and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*, Chicago and London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
- Sun, Chaofen 1991 *The Adposition Yi and Word Order in Classical Chinese*. JCL, 1991(2):202-219
- Sun, Chaofen 1996 *Word-order Change and Grammatical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*. 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.